优雅地热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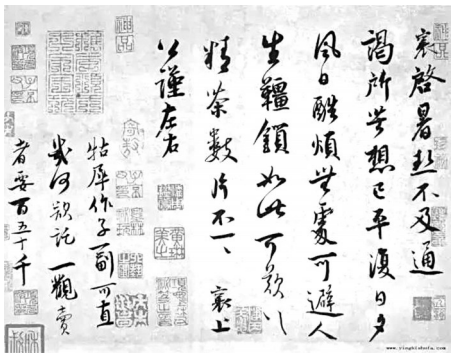
古诗词里的福建夏日

N海都记者 宋晖 吴臻

虽然这几天还挺凉快，但这雨水过后，气温很快就会飙升。想一想，那偶尔刮来的夏风，扫过城市的每个角落，袭人的热量，头皮都发麻了……

如今的都市中的人们只会说“太热了”“热死了”……我们不妨拿起古诗文，读一读，我们不禁惭愧：我们的词汇是如此贫瘠！这期《慢读》，我们带大家读一读古诗文中的夏日，形象、生动、妙趣横生，“苦夏”也可以那么“优雅地热着”。读过这些夏日之诗，或许我们会从心底里生出一些凉意。

宋 苏汉臣《荷塘消夏图》



宋 蔡襄《暑热帖》

古往今来皆苦夏

古诗在唐宋是一个高度，诗仙、诗圣、诗佛肯定是标杆，他们会如何写夏日？

李白不减豪放之风，一上来就脱了上衣，躲进林子里避暑——《夏日山中》中，李白是这么写的：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

诗圣杜甫似乎有些怕热，在他的《夏夜叹》里，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：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”直呼天气热，心都静不下了。

唐朝王毂虽名气不大，但一首《苦热行》却把夏日之苦写得入木三分：“祝融南来鞭火龙，火旗焰焰烧天红。日轮当午凝不去，万国如在烘炉中。五岳翠干云彩灭，阳侯海底愁波竭。何当一夕金风发，为我扫却天下热。”诗中的“阳侯”指的是掌管波涛的神仙，王毂在这里却说阳侯要在海底发愁了，可以感受到当时已是热得人神共愤。

诗魔白居易的避暑方式是躲在屋里，凉由心生。白居易《夏日》这么写：“东窗晚无热，北户凉有风。尽日坐复卧，不离一室中。中心本无系，亦与出门同”。他的《消暑》亦有这样的表达：“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”

诗佛王维最爱四季，他写春天是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写秋天是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写冬天是“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”。那么，夏天呢？王维这么写：“积雨空林烟火迟，蒸藜炊黍饷东菑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槿，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疑。”这首诗是王维在辋川庄写下的生活片段，堪称是他描写夏天写得最好的诗，这首诗写出了夏天雨后人的优哉、惬意，景的清幽、广阔，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了作者对山林生活的热爱。

宋朝的夏天也一样难熬，宋朝王令《暑旱苦热》中前句“清风无力屠得热，落日着翅飞上山”，直接开门见山地吐槽夏日的风太不给力了。在宋朝杨万里的《夏夜追凉》诗里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”，这真是知己呀！至少在福州，常常会有一段时间的夜热，昼夜的温差不大，人如同在热水里煮着，连个逃的地方都没有。杨万里的《夏夜追凉》提到了他的避暑方式：杨万里去家中的竹林待着。要知道草木多的地方，气温下降几摄氏度，都有空调的效果。

古诗中的福建夏日

热，是夏日唯一代言词。那么在诗人眼中，福建的夏日又是怎样的？我们注意到唐诗中涉及福建的不在少数，不乏描写福建的夏日。

在刘禹锡《送唐舍人出镇闽中》诗中是这么描写的：“闽岭夏云迎皂盖，建溪秋树映红旌。”在刘禹锡的眼中，福建的夏天是白云朵朵。

朱熹对福建夏日的描写则是早晚温差大。淳熙二年(1175)七月二十五日，朱熹自崇安五夫里至潭溪，再从那里出发，至夜方至云谷。云谷亦是芦峰，跨建阳、崇安二县境。峰顶有谷地，地高气寒，上多飞云，朱熹取名云谷。当时朱熹写下了《七月二十五发潭溪，夜登云谷，翌旦赋此》。诗中写道：“怀山不能寐，中宵命行轩。亭午息畏景，薄暮登危峦。峻极逾百磴，萦纡欲千盘。行行遂曛黑，月落天风寒。”这不，早早准备好行装，却因中午天气炎热，至傍晚才出发。峰峦高峻，登山的石磴小道萦纡弯曲近千盘，走了又走，直至月落西天，寒风飕飕。

辛弃疾觉得福州的夏天很美，尤其是西湖。他在《贺新郎·翠浪吞平野》描述了福州西湖的夏日：“烟雨偏宜晴更好，约略西施未嫁。”苏轼咏杭州西湖名诗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辛弃疾却说福州西湖更美，因为它就像西施还没有出嫁前那种自然清新，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。

诗人在闽避暑有招

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人、画家。公元1355年，萨都剌调任福建，担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使，在闽三年，他写下了不少咏闽诗，其中也有不少与避暑相关的诗文。萨都剌在《石林即事》是这么描述的：“蒲扇屏山紫竹床，岭南五月似秋凉。”农历的五月，已过了立夏时节，福州恰是夏季。萨都剌消暑设备可谓齐全，蒲扇、凉席都带上了，于是感慨“五月似秋凉”。

福建多山，萨都剌所写的《同杨子承李伯贞避暑乌石山饮天章台二首》中，提到了乌山：“晚凉上乌石，置酒天章台。夕日下山去，海风吹月来。”吹着海风，喝着酒，这样的避暑方式确实逍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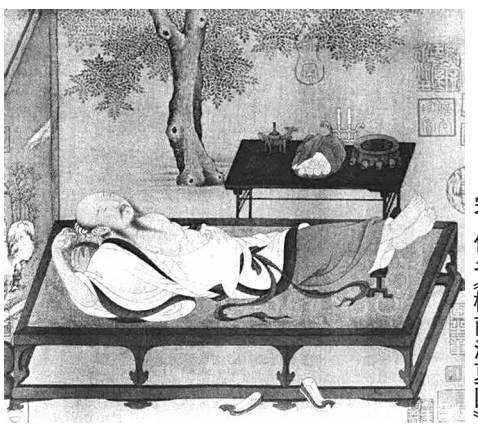
朱熹在他的《四季诗》中归纳了他的避暑之法——“古木被高阴，昼坐不知暑。”大树底下好乘凉！这才是王道啊！

北宋名臣，书法家、茶叶专家蔡襄在闽的避暑方式，更为有趣。如今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暑热帖》，就将福建夏日的热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帖是写给一位“富二代”——李端愿（字公谨）的，写于1052年6月的汴京。

那年年初，他刚为皇帝呈上了自己写的《茶录》两篇。而那年夏天，汴京确实很热！蔡襄在书房里放了一个大水缸，实在很热就窝在水里读书，他和朋友戏谑说这是葛洪缸，东晋的葛洪喜欢在夏天的时候，将自己灌醉，然后跳到水中沉入水底。当然，除了水缸，蔡襄应该不缺团扇、瓷枕、障日棚、凉床。但即使有这些消暑设备，蔡襄还是觉得酷热难耐。

正当蔡襄烦恼时，有朋友给他推销一套犀角做的文玩，他看着很喜欢，一问价格，一百五十贯铜钱，又觉得略贵了些，他不懂行情，就先叫朋友把犀角文玩留下了，待后再做决定买或不买。那个人走后，蔡襄想到，前不久，恰好李公谨因一些糟心事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他喜欢玩这玩那。蔡襄想了想便走到书桌前，提笔给李公谨写了封短信：“襄启：暑热，不及通谒，所苦想已平复。日夕风日酷烦，无处可避，人生缰锁如此，可叹可叹！精茶数片，不一一。襄上，公谨左右。牯犀作子一副，可直几何？欲托一观，卖者要百五十千。”

蔡襄在那个夏天写的那封信札，总给人丝丝凉意，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信里感叹人生如同苦夏，不仅是他赠友精茶用于消暑，还在于他在那个酷热难当的夏日里，将自己剥离为两个蔡襄：一个留在烈日之下；另一个学会接受。在他的文字和书法里，透出的是文人的随兴自如！



宋 佚名《槐荫消夏图》

五音戏《云翠仙》来榕演出

五音戏，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，是中国稀有剧种之一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。今晚，取材于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同名小说的五音戏《云翠仙》在福州海峡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，国家一级演员、梅花奖得主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吕凤琴将担任主演。

此次来榕演出的五音戏《云翠仙》，将由山东省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编排演出。剧中讲述了美貌心善的狐仙云翠仙为报救命之恩，甘愿放弃千年道业，自媒自嫁落魄书生，在短暂的幸福时光后，经历磨难，终使得夫妻二人劫后重逢，破镜重圆的感人故事。

《云翠仙》作为五音戏历史上第八部聊斋系列剧目，于2005年创排以来，一经上演即引来无数赞誉。该戏还曾荣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戏剧奖、文化部第十四届文华奖“优秀剧目奖”、山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“精品工程”特别奖、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等众多重量级奖项。其主演吕凤琴凭此剧一举斩获第二十四届梅花奖、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化奖、上海白玉兰主角提名奖等诸多荣誉。

（李艳玲）

《海边的钢琴》出版

近日，我省作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《海边的钢琴》由言实出版社出版。

《海边的钢琴》讲述了主人公金大成在丧妻多年后按女儿要求回到家乡海龙屿，和不期而遇的钢琴教师杜品等人之间发生的纠葛。小说最后用一个开放性的结尾，让矛盾爆发，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。

陈毅达近年接连发表两部长篇小说，均与“海边”有关：《海边的钢琴》，是对个体困境的关注与抒写。《海边的钢琴》不仅在题材上与海关联，而且在笔法上也体现出海的鲜明特征：当文字浪潮退却，对现实困境的追问就犹如贝壳，在沙滩上按压出深深浅浅的平仄，于读者心中奏响无声的钢琴乐。另一部是《海边春秋》，重在笔削历史。2019年，《海边春秋》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“优秀作品奖”。2020年，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出的2019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两部作品呈现了作者近年来在写作上的意图：聚焦海边题材，为时代发声，为理想战斗。

（吴臻）